

上海畫報出版社 • 1991 ShangHai HuaBao ChuBan She 1991



日本・足利 (1989・8)

馮學敏 攝影藝術

關於馮學敏的攝影作品

日本攝影評論家
日本大學藝術學部教授

澤東德美
1990.9

馮學敏君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的留學生，現正在日本大學藝術系攝影學科深造，攻讀研究生課程。即使稱其為留學生，在上海，他也早已是一位活躍於新聞出版界的嶄露頭角的攝影家。日本的一份畫報雜誌，曾刊登過他撰寫的介紹中國紹興酒故鄉的報道文章，結合攝影作品，映照出他使用照相機取景孔之精心，看了令人信服，得到了日本讀者的好評。他是為了進一步探索攝影的深度表現力，掌握縝密的攝影方法論，來到日本留學的。

在這裏，映入我們眼簾的馮學敏的攝影作品，色彩斑斕，美麗至極。他嘗試着從泛濫於東京馬路街道的形形色色的物體空間中，捕捉他所感覺到的色彩、形態和節奏。這些作品中的相當部分，使人看了能直接感受到作者的感性是多麼豐富。

馮學敏君曾於1985年受到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的推薦，作為公費研究生來到日本，在東京研修了一年。可以說，他是第一位由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選派出國的攝影家。作為一年研修成果的匯報，他於1986年在東京舉辦了題為“東京·日本·朋友”的個人攝影展。該攝影展的內容以日本人及其社會生活形態為中心，充分發揮了一個報道攝影家的本領。該攝影展又於1987年在上海美術館展出，聽說也博得了贊譽。

同一個作者會施展迥然不同的攝影方法和技巧，我對此頗感興趣。近來，馮君在中國發表的介紹受惠於經濟發展的日本人的現代化生活和城市發展狀況的作品也為數不少，但據說那些作品的大部分都是停留在表層的反映，真正實質性地介紹日本文化的作品尚不多。要真正理解日本文化，還必須了解日本人對自然環境的想法，以及與自然的交往方法。然而，乍一看當今的日本，正處於混沌交融的狀態，甚至看上去是無秩序的。因此，如果不是精細地用自己的雙眼從混沌中尋覓並充分領會其本質的話，就會見木不見林。

這本影集所刊登的攝影作品，都對准了以形態、色彩和節奏為中心的、與馮君的審美意識相一致的焦點，力求從混沌的社會現象中捕捉流淌於日本文化深層的感覺。其視覺是準確的，足以顯示出他對色彩感覺和造型力有着非凡的感覺。在這兒，已經不存在中國人和日本人了，有的僅是通過馮君的眼睛感受到的美和激動。

為了尋求中國人和日本人，不，尋求世界上衆多人們能相互感動的共同點，馮學敏君每天背着攝影機，執着地在日本土地對着焦距，不停地走着。

(沈洵禮翻譯)

海上仙山的蹤迹

——讀馮學敏攝影作品

中國攝影評論家

同濟大學 教授

金石聲

1990.9

攝影藝術是一種從視覺上表達世界的手段之一。現代攝影家和現代畫家一樣，他們都不滿足於對物質世界的重複描繪。他們都渴望把他們自己對物質世界的不可見的感受轉化為一種可見的物質形式。要達到這個同一的要求，對攝影家來說就難得多了。

攝影要用照相機來作為工具。照相機不能像畫筆那樣供你隨心所欲，得心應手地驅使。完成一張攝影作品雖不過是傾刻間事，但在某種意義上，又比用畫筆作畫要受到多方面的拘束。攝影的成形要借助鏡頭，鏡頭的成形完全是對具象的如實寫照，不能有所增減和變動，更不能把你胸中的成竹搬到紙上來。唯一可靈活的，只能在“清晰”之間，作“明察秋毫”或“朦朧恍惚”的選擇。然而不論兩者做到如何極限，終擺脫不了具象的製約。明乎此則知繪好畫難，攝好影則更不容易。馮學敏在這方面作了多方面的探索。

日本是當年唐皇夢寐以求的“海上仙山”。今天對我們已不那麼“虛無漂渺”了。跨上東瀛我們所見的是一個物質世界，只是令人感到的異國風情，倒遠比去西歐所感受到的多得多。這是我接觸日本時的第一印象。馮學敏表現這種異國風情的作品確有獨到之處。

拍攝日本的風光首先應該在澎湃的大海和涓涓細流上去用工夫。表現“水”的情意，將非常生動活潑，馮學敏做到了這一點。

海灘上古老的碼頭，古老的帆船沐浴在曦微的晨光裏。畫帆在白浪裏飄揚。漂淡的東洋色彩令人迷目。海邊還有準備出航的艘艘風帆。一方面遠遠近近的帆板正在淺海上乘風破浪。另一方面排列成行的賽艇還在港內等候着各自的主人。馮表現了“海”的風度。

這裏是一泓溪水。她比頓河還要幽靜，她比多瑙河還要沉藍。一只水禽向前游着，悠然自得，尾隨着展

開的一道波光，浸沉在月光奏鳴曲的氛圍之內。

水是什麼顏色，誰也說不清楚。有時綠波蕩漾，綠得像春天的森林，叫人真想鑽了進去。有時又萬紫千紅，閃爍得比天空的彩霞還要絢麗多彩。馮這樣作了“水”的描繪。

水是什麼形態，誰也說不清楚，岸邊上婆娑樹影從水花中反映出來，簡直是千姿百態。有時是和瓦格納的黃鐘大呂一樣威武雄壯。有時是和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一樣輕快幽揚。馮這樣譜出了“水”的樂章。

小池塘裏波平如鏡，水又別具一番風趣。藍天上的樹梢好像是從水裏鑽出來的。荷花的田田小葉好像是長在樹梢之上的。儘管這種感受超出了現實，却又那麼自然！

在平靜的水面上，由於些許油花或什麼游物的擴散，會顯現出一些絕妙的圖形，非你翩跹的浮想所能料到。

你曾否透過小窗的玻璃上淌下的氣水去觀察窗外的景物？你將發現許多你從來未注意的景色。例如這裏窗外的幾條顏色，可以說是森林中的樹群，也可以說是一隊盛裝的行列。看來有些抽象，然而千真萬確又是從具象中幻化出來的。

水！有人把你比作“女人”！你是多麼善變而富有魅力！

你到日本的野外去散散步吧！柳絲上的嫩芽正閃爍着蒼翠的光芒，像一串串點點珠簾垂挂在密林邊上。蒲公英毛茸茸的花球帶着朝露形成的點點光環，為春末夏初的原野增添了嫩綠的透明層次。

你到日本的公園裏去走走嗎？展現在木橋溪石之間，展現在曲徑欄杆深處的，這邊是紅在萬綠叢中，那邊又雜彩紛陳。掩映在傘蓋之下，步趨在芳草之上，處處可見姑娘們穿着的盛裝和服。這些粉白黛綠的艷麗風情，惟有借用柔焦的色散，庶幾接近人們的視覺效應。馮學敏這樣做了是非常好地表達了這種意境。而火紅的郁金香，他則拍得那麼晶瑩。日本楓的暗裏透明，他則處理得那麼玲瓏剔透。園林芳草，恍惚朦朧。紅花紫葉，秋毫畢露。得“清糊之道”矣！

時令已深，金黃色的落葉鋪蓋滿幾上、凳上、地上，游人稀少了。朝陽還向林間窺探，幾只小鳥啄食覆晨。信手拈來，都是良辰美景，令人神怡。曾幾何時，秋雲落日，已難常見。仰望長空，宛若虬龍的枝幹，還在寒風中傲立。

人生易老天難老。春夏秋冬，暑往寒來，一百五十年攝影春秋，使多少人沉醉，使多少人白了少年頭。馮學敏和千千万萬年輕的攝影家們還是自豪地，不斷地在追求，在探索……。請看今日之城中，何處非攝影人的天下！



創作者的獨白

馮學敏

1990·日本

驀然回首，踏上攝影的道路已有十年之久。十年，記不清楚已經多少次按動照相機的快門，但其間的甜酸苦辣的滋味，却清晰地留在心靈深處曝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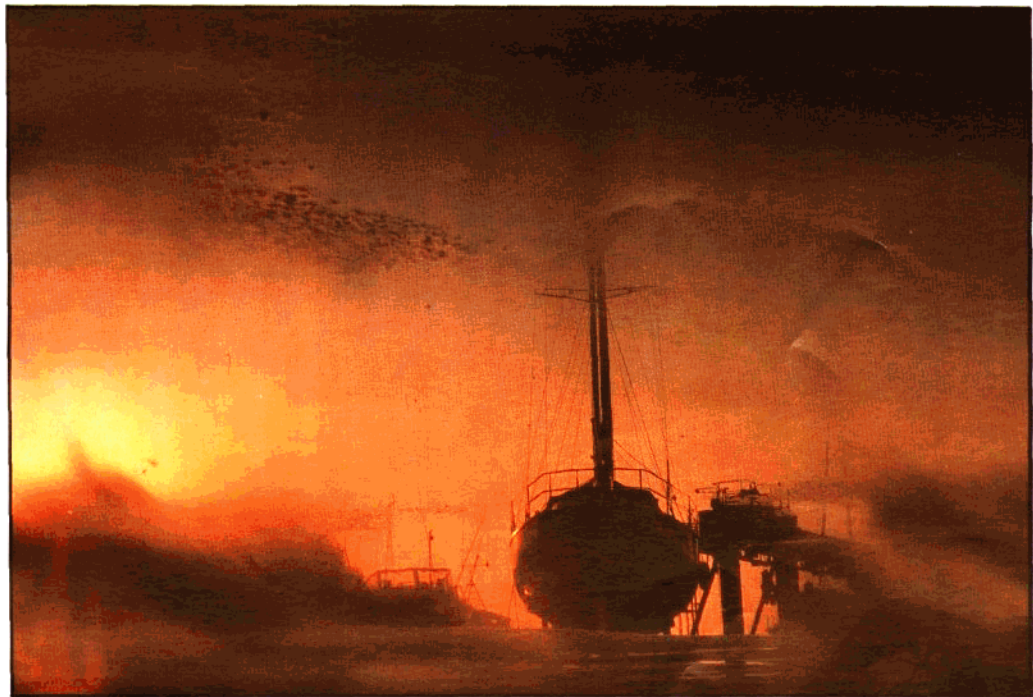
這本攝影集所收入的作品，主要是我近年來在日本留學時所創作的，它客觀記錄了我在異國他鄉的藝術探索和人生體驗。

我兩度到日本學習攝影。1985年曾作為上海出版工作者協會第一位派遣留日研修攝影的幸運兒，在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講談社攝影部進行為期一年的商業廣告攝影和報道攝影等綜合性學習。1988年我再度赴日，就讀日本大學藝術部研究生課程，專攻攝影。在留日學習攝影的初期，我創作數量最為龐繁的要數那些捕捉和反映日本獨殊的風土人情的作品。在這期間，我跑遍了東京的每一座重要城市，深入民間，抓拍日本人的生活小景和民風民俗。祭祀拜佛、街頭賣藝、酒家老姬、公園頑童……都一一捕捉進鏡頭。尤其是“高樓夜景”這幅照片——在那幢布滿整個畫面的現代化辦公大樓中，每扇窗戶都閃着挑燈夜戰的人影——，被譽為“捕捉住了日本精神”。這種以記實性抓拍為主的創作風格，一方面是有一種初到日本而產生的應接不暇的新鮮和沖動，另一方面也有賴於多年來從事攝影報道所形成的創作習慣和抓拍技巧。

隨着時間的流逝，我通過觀看衆多的國際性影展，拜訪知名的攝影家，攻讀有關的理論，逐漸拓展了藝術視野。我領悟到，攝影決不僅僅是客觀景物的簡單再現，而應該傾注創作者的個性色彩、特殊體驗和藝術追求。正如美國著名的攝影家海倫·曼澤所說：“當你掀動快門前一剎那，你必須清醒地感覺到那吸引你的東西的價值所在，你又想告訴人的是什麼。”於是，我逐漸走出紀實攝影的單純路子，嘗試攝影的多向探索。既捕捉日常生活中景物，借景抒情，也注意提取自然環境中的色彩、光綫、形狀、線條的抽象組合傳達意念。在技法上，也運用了不對焦、柔焦、震動等現代攝影手法。拍水的回影，追求印象派的意韻效果；拍鳥的靜態，注意朦朧的藝術感受；拍落日，突出色彩沖擊的視覺性；拍雲霞，渲染光彩的變幻的瞬間性……總之，儘力從主體感受的角度，對被拍攝對象進行提煉、取捨和重組，以充分表達創作意圖。

出版個人攝影集，無疑是我從事攝影以來的願望。它能使我對自己所走過的足跡作一番審視和反省，並作為以後曆程的起點。這本影集所收入的作品還不够成熟，但它是我在忍辱負重、舉步維艱的留日生涯中奮鬥的果實，它們凝聚着我的追求和寄托。如果能給喜愛攝影的朋友以溝通交流的話，我將感到欣慰。

編輯出版這本攝影集，得到了上海畫報出版社和有關編輯的熱誠關心和幫助，在此謹表示我深深的銘謝之意。



日本江之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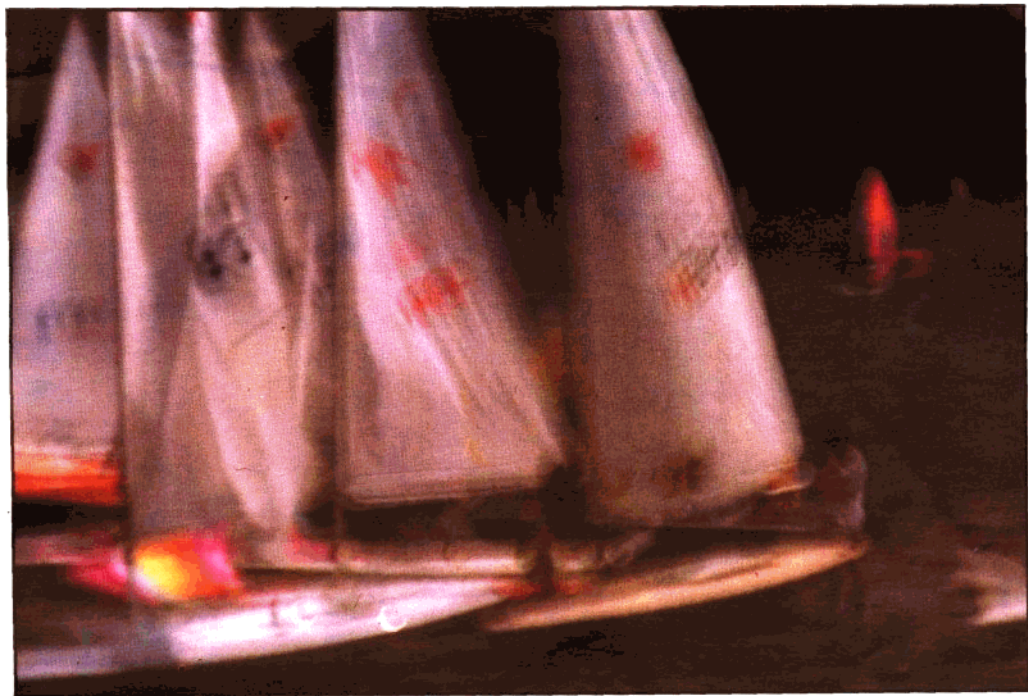
1985. 8



日本江之島
1990. 9

J42-143

2300



日本三浦半島
1990. 3

日本江之島
198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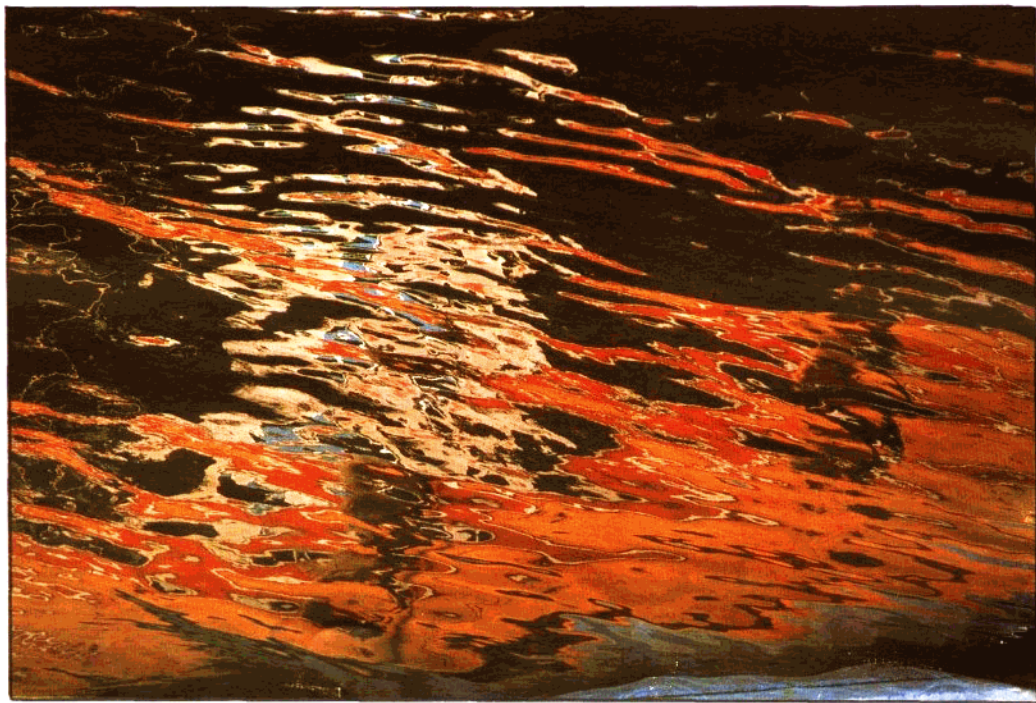
日本江之島
198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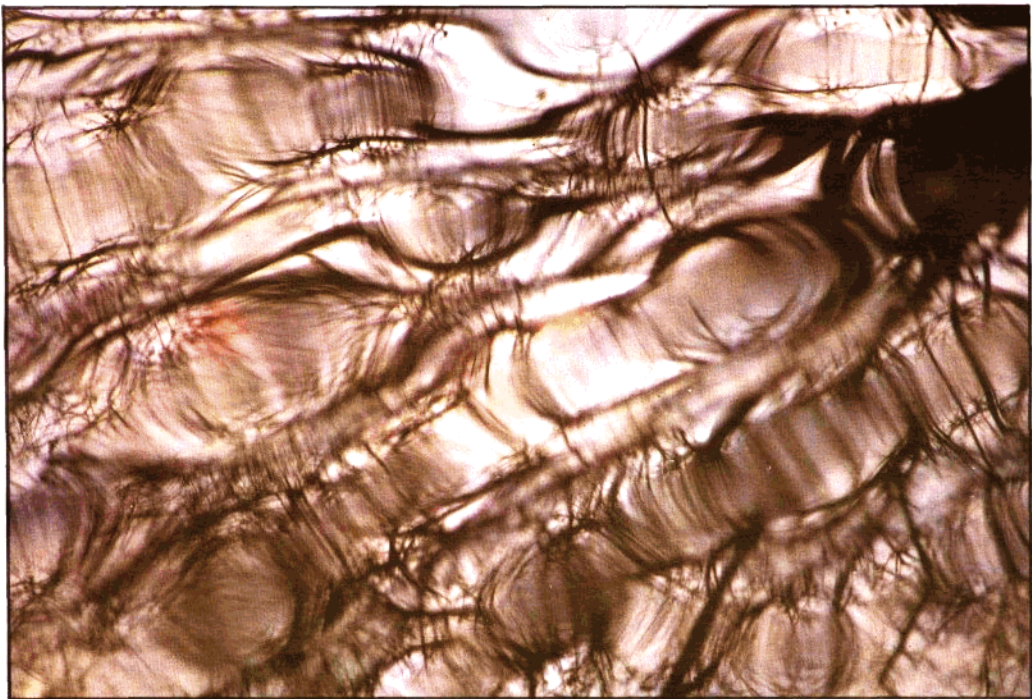
東京六義園
1986. 4



日本江之島
1985. 8



日本江之島
1988.11



東京新宿御園
1989, 11

1 日本鎌倉
9
8
5
11

